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
第四回 遇太太贈圖說親 逢永林飲酒談心

詩曰：光陰迅速似輕雲，不虧還須建大功；莊略欲扶天日墜，雄心豈是駕駘群。欲緣否連姑埋跡，會連昌期早致君；為是青史收不住，故將彩筆譜奇文。華太太喝退小桃，向樹春問道：「不知相公住居何處，高姓尊名？」

柳樹春道：「小生家居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武林城內，姓柳名濤字樹春，先父上杰，曾為宰相之職；小生今來貴地，欲尋訪師父不遇。在聖宮前值一位女子，姓馬名昭容，只因她父親被人陷害，含冤負屈，禁在牢中。母女二人，孤苦無奈，只得把她女兒要賣五十兩銀子，將銀欲往衙內打點書差，救她父親出監無事。小生一時不忍，起了仁慈之心，身中無有銀兩，即將所帶傳家珠子，往寶典暫押五十兩銀子，贈她母親救她丈夫出監。今日備了銀利票紙，前往取贖，不料老先生欲思謀奪，不肯見還，口稱失落，願賠銀兩。咳！太太，這珠是先王欽賜我祖上的數代傳家之寶，若然不見此珠，豈不害我欺君滅祖的聲名？」

華太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難得相公為人仗義疏財！不要動氣，待老身向拙夫取來奉還便了。」

即來書房裡面，看見華鼎山倒在牀上，口內呵哨叫不絕聲。華太太來至牀前埋怨道：「老爺，誰人叫你做下這無枝無葉的事？快把珠子拿出來還了柳相公，這是先王欽賜他祖上傳家之寶，豈肯輕易銀錢！快些拿出來，或放在哪裡，待我去取來罷。」

華鼎山喘氣不定應道：「在愛珠那裡。」

華太太聽說在愛珠處，即來至愛珠樓房，上了扶梯。原來素貞與愛珠說的樹春長，樹春短，果然本領高強，容顏與張金定妹妹一胞胎的美貌，姐姐你我若得此婿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愛珠聽見素貞此話，也覺動情。二人正說之間，只見太太上了扶梯，即住了口。抽身接了華太太上樓坐定，太太道：「愛珠女兒，為娘的只恨你爹一時沒分曉，全然失了信義。」

愛珠道：「母親未知為什麼事？」

太太道：「素貞與你必定說知諒必已曉；如今柳相公在外，要贖還明珠，你爹將珠拿來藏你房中，不肯還他，被他打得落花流水。兒快些取出來，待為娘的拿去還那相公。」

愛珠道：「母親，方才爹爹原拿一顆珠子與我，他說是銀子買來的，並非當的。我也不曉得他什麼柳相公不柳相公，珠子是我爹爹叫我收藏房中，為什麼母親要我拿出？」

太太道：「這是姓柳傳家之寶，無端謀藏，於禮不該。快拿出來還他。」

愛珠道：「母親，若要此珠拿出來，除非女兒身死，方與母親拿去還他。」

素貞插嘴道：「母親，姐姐發了這重誓，諒來不肯把珠子還他。倒不如拿一件東西值多銀子的送與杭州相公，以為對換，奇珍寶貝，諒相公必然允從。」

太太聽素貞此言，想賤人言語，有些蹊蹺。我觀柳相公家資巨富，人品端莊，又是官家之後，只是未知他會聯姻麼？倘若未有，就將二女許配了他，也不為錯。等我問他端詳便了。主意已定即說道：「我家並無甚珍寶，惟有描八美圖一幅。」

又想道：「愛珠是我親生，餘者盡是過繼螟蛉之人，我豈能零星得她們作主？」

一時又出於無奈，即抽身往自己房中，取下八美圖來，至廳上道：「老身有一句話動問。未知相公貴庚幾何，可曾聯親否？」

樹春道：「小生年交二九，未曾結親。不知老太太問此話何因？」

華太太笑道：「既如此，老身有一物在此，思欲對換明珠，望相公笑納。」

樹春道：「果有連城之璧，小生也難從命。」

柳興道：「就是活獅子，活麒麟，都換不得的。」

華太太道：「老身有句話欲言，反難於出口。」

樹春道：「請說無妨。」

太太道：「老身作主，把這個寶珠子存在我家為定，老身有八美圖一幅相贈相公。」

柳興說：「太太那八美圖，還是吃的個麼？」

樹春道：「狗才，不用你多言。請問太太，何為八美圖？」

華太太忙向袖中取出來展開，樹春上前觀看，華太太指著圖上描像道：「此一個是我親生的女兒，名叫愛珠；此一個是我過繼的女兒，名叫素貞；二人年俱二九，尚未擇配良緣。老身今朝親口應承作主，明珠可放在我家，以為聘定終身禮物；未知相公意中如何？」

樹春把一幅八美圖看的不放，真個描得容顏活豔，身軀窈窕，個個美賽西施，妖嬌奪眼。令人迷了心竅！樹春聽見太太只許他兩個，即問道：「不知這幾個便要怎麼樣？」

太太道：「這田素日、田素月、張金定、陸素娥、陸翠娥、沈月姑六人，雖然承繼與我為義女，老身是難作主，況且金定徒從幼聯姻沈解元，乃沈月姑之令兄；這斷難從命。」

樹春聽見此話即時變臉道：「快還我珠子來，誰人貪你八美圖？哪個要與你聯姻？我昂然相府公子，官宦後裔，豈無千金小姐，美貌佳人，與我匹配？誰要你家這兩個老婆？」

華太太被樹春一番搶白，滿面紅了又紅，再說不出話來，只是心中埋怨這兩個女兒，無因強將珠子把持不還，累我被他搶白，覺得沒趣，難於啟齒，只得又想道：「必須如此如此哄他，必然見允。」

即賠笑道：「相公休怪老身不允六位姑娘事，相公若能博得功名，成就鼈頭獨佔，那時討了封誥，榮歸故里，奉旨完姻，老身方才敢允。」

樹春聽了華太太之言，一時大喜道：「別項事情不敢誇口，鼈頭獨佔，我柳濤易如反掌。」

柳興道：「大爺，還是珠子好，不要受她愚弄，怎麼將那紙描的來騙我們傳家之寶！」

樹春罵道：「胡說。」

小桃使女在旁插口道：「如今是姑爺之稱了，姑爺切不可中了狀元，八美圖改作壽星圖。」

樹春聽了笑道：「還要相煩姐姐，為我八位姑娘跟前贊揚一句話兒。」

即向華太太行了一禮道：「岳母請上，受小婿一拜。」

華太太連忙還禮道：「賢婿免禮罷。」

樹春即起身拜別，太太再三叮囑：「賢婿功名為重，不可荒疏。」

樹春答應：「小婿曉得。」

便辭了太太，同柳興出華府往街上遊玩去了。華太太入內喚小桃吩咐說：「我雖然贈他八美圖，大姑娘二姑娘由我作主許他，再無變更之理。這六位姑娘，我實難作主，料想他未必狀元及第，所以胡亂許他。你不可在她們面前將我許婚姻的話露了風聲。」

小桃答應：「小婢曉得。」

太太正要上樓，只聽得外面大叫，連說：「打殺打殺！」

太太回頭定目一看，原來是素貞之兄柴君亮，手中拿了雙斧，怒氣沖沖，走入內堂。太太問道：「君亮，你為什麼事，如此怒氣？」

君亮應說道：「俺今日保鏢舟在此經過，上岸前來看看太太妹妹，來至外邊，見杭州柳樹春將我妹子打倒在地，俺一時推門不開，又兼手中並無寸鐵，只得回船取了宣花斧前來殺這狗才。不知往哪裡去了？」

太太道：「君亮不可如此，你還不知情由，這是我家老爺做此不仁之事，要謀奪柳相公傳家之寶珠，被他大鬧公廳，我方才與柳相公已講明白了。老身將愛珠素貞許配他，將珠留在我家作了聘物，他還不肯，再贈他千嬌八美圖，方才歡天喜地興沖沖走去。」

柴君亮說：「如此杭州柳樹春，就是我的妹丈了。」

即入內樓連聲恭喜，素貞愛珠二人問道：「哥哥，喜從何來？」

君亮道：「老太太與你兩個結成親事。」

當下君亮與素貞，敘些寒暄，起身辭別歸去。卻說樹春得了八美圖，胸中歡喜，滿腹暢快。不信姻緣偶爾得於姑蘇，妻妾重重，盡在華府之中。正行間，只見前面一間酒館，掛了一個金字漆招牌，寫的是「三山館」。想道：「久聞三山館大名，不免進去小飲片時。」

主僕二人入了三山酒館，一望果然名不虛傳，內中陳設齊整，十分精潔；來往之人，大半都是公子王孫。樹春同柳興上了酒樓坐下，柳興高叫道：「店小二。」

小二慌忙上樓問道：「相公要辦什麼菜？我們店中，是山珍海味，奇味異品，佳餚果饈，瓊漿香油，備皆有的。」

樹春道：「不要許多，將那好的拿來下酒便了。」

小二隨時辦好，捧了酒菜上樓，樹春就在酒樓之上，自斟獨酌。再說刑科典史張永林，那日無事，亦來至三山館正要上樓飲酒。恰好柳興看見，說道：「大爺，張相公來了。」

樹春連忙立起身來，二人見過了禮，分賓主同坐一桌。張永林說：「舅兄，我在家恭候多時，為何不到我家，反來此處自己獨飲？」

樹春並不把方才贖當聯姻的話提起，只得賠罪道：「小弟一時有事，不及奉候。」

談話之間，小二又重整佳餚蔬品，再換熟酒。二人對飲，言語甚是投機。樹春偶然回頭，忽見對門樓上立著二位女子，在那裡觀看，容顏好似圖中描的田素日、田素月姐妹二人一般。腹內猜疑不定，欲拿出圖來，又礙張永林在前，只是目不轉睛地看。原來此二位佳人就是田素日、田素月，因看本處溫天君監勝會，故在自家靠街樓上觀看。姐妹二人，瞧見了樹春，低言道：「姐姐，你看那對門酒樓之上，一個白面書生，好像張金定一樣。」

姐妹二人，把個樹春看得眼都酸了，樹春便悄問道：「永兄，對門樓上是誰家宅眷？姓甚名誰？此二位姑娘，可認得麼？」

張永林回頭一看道：「這是田府，那樓上二位娘子，就是與舍妹結為姊妹。目下在拳法之中，講究甚精。」

樹春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未知她倆父親叫什麼名字？是何官職？」

永林道：「她倆父親是兄弟二人，皆登兩榜，名田文、田武。各生一女。」

樹春又問道：「令妹同為結義，敢請教令妹芳名？」

永林聽了笑道：「舅兄你說此話太為不雅，舍妹已經聯姻了。你問她的名，卻是何意？」

樹春一時自知失言，奈收不住口，隨即轉口道：「忝在親誼，問問何妨。」

永林道：「如此說，舍妹名金定，承繼華府螟蛉為子，早年許配南關外沈月姑之兄沈上卿，現為解元。」

樹春心中暗喜，原來他妹尊容，在我手袖中。只怕解元不是你親妹夫！二人重再斟酒，樹春飲了三盅酒，醉眼把兩個姑娘斜視看個不了；兩位姑娘在樓口遮遮掩掩，也看這邊酒樓而來。忽聞樓下閒人嚷鬧走開些，迎會來了。樹春同永林向樓下看迎會，果然十分熱鬧。只見文武執事，甚是威風，亦有妝扮戲文故事，大吹大擂。那男婦老幼，成陣成群，塞滿街頭，忽見一大漢騎一高頭黃驃劣馬，一雙怪眼，從人群中觀看婦女。

你道那位大漢是誰？乃是江南松江府人氏，姓宋名文賓，綽號鐵門門。還有一位胞兄綽號鐵金剛，名叫宋文采。同在花千歲府中傳教霸王花子林拳棒。今日聞知迎會故意坐下馬來遊玩，見街上的婦女甚多。一路上一直看來至田府門前，仰見樓窗之上，有一雙美貌娘子，嬌姿絕色。即扯住馬韁，睜開兩眼，仰視樓上，看個不了。街上閒人多恐怕他勢強，不敢止他。樹春看見大怒，向永林道：「如此無禮，實在可惡。待我打這狗奴才。」

就手中酒杯連酒傾打下去，鐵門門著了一驚罵道：「哪個不怕死的囚徒，敢來太歲頭上動土？」

樹春見他大罵，拿起醬油碟，一並望鐵門門面上拋下來。鐵門門此時大怒，拍動馬頭連馬帶人，要踏入三山店中而來。那對門樓上姐妹商量：「我們是女人家，不便去打這廝，只怕樓上少年敵他不過，倘然有失，我們齊去救他，也顧不得羞恥了。」